

情·文学·詩意



殷德厚著

情·文学·詩意



殷德厚著



90243786

## 作者簡介

殷德厚 曾用筆名覺天、其雷、德厚等。

湖北大冶人，五十年代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旋留校任教。長期擔任北京大學、內蒙古大學、暨南大學教席。七九年來港定居，

曾任教育出版社、上海書局總編輯，浸會學院中文系講師。先後在浸會學院中文系、中

文大學校外部、浸會學院校外部講授十多門中文課程，計有「古典詩選及寫作」、「現代文學」、「戲劇創作」、「思維訓練要訣」等。曾長期為香港著名報刊以及金山華文報刊撰寫專欄。作者長期關注文學語言的運用，作者評介文學作品時特別重視文學的詩意，特別重視真情的表達，並有獨創的見解。已出版著作除散文集《情懷不變》外，尚有《我愛語文》、《文言語譯概說》等。

本書由  
香港藝術發展局  
資助出版



本書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所有內容  
均未經香港藝術發展局作技術性認可  
或證明確實無誤  
亦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之立場

港幣六十元

Printed in Hong Kong

SBN 962-16-0084-7



521 600844

閱覽

殷德厚 著

情

文學

詩

意

遲堂題



■本港國學大師、著名書畫家饒宗頤教授親筆題字

大學

中文系

暨南大學圖書館 惠存  
中文系

啟德厚贈

於深明  
年月日

# 自序

《情·文學·詩意》終於能與廣大讀者見面了，這確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因為收在這個集子中的文章，多數是十年前的作品，有好幾篇甚至是十九年前發表的。這些文章集結成書也是十年前的願望，曾與多間出版社洽談，終因香港這都市商業氣息太濃，而未能成事。今得香港藝展局資助，始能出版。因此，此書的出版，也是藝展局的一項德政。在此，謹致謝意！

十九年前的東西，或者十年前的物件，應該都已老舊過時了吧！至少沒有新鮮感了吧！還值得集結成書嗎！？然而，我在認真重讀了全部文章以後，發覺它們一點沒有老舊，一點沒有過時，許多文字彷彿是對今天的人寫的，許多話彷彿是對今天的人說的。十三年前，我為香港《文藝雜誌》（季刊）撰寫的「散文的詩意」、十二年前，我應邀為皇仁書院一百廿五周年校慶而作的「怎樣寫景與抒情」的演講詞，今天讀來都洋溢着新鮮氣息；對今天的中學生、大學生、寫作者甚至作家，都有指導、啟發的意義。甚至十九年前，載于《明報月刊》的「也談中文語法——與黃維樑先生商榷」以及隨後幾篇關於語法的文章，也都未失時效，不是有人還認為語法建基于常理嗎？黃維樑先生在他後來出版的文論集裡，不是仍堅持他的語法建基于常理的理論嗎？語法真的是由人們按照常理規定出來的嗎？顯而易見，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十九年前刊載于《明報》的特稿「『詞盲』之說能成立嗎？」雖是與梁厚甫、史剛韜兩位商榷的文章，然也有現實意義。至于十九年前的「語言規

範化不容忽視」，十八年前的「語文教材與時代脫節」，都是目前仍須面對的現實。時間轉瞬過了十八年，而語言嚴重不合規範，教材與時代脫節的問題，至今依然存在。你說，應當唏噓呢？應當扼腕呢？還是應當……

重閱集子裡文章，也勾起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專訪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的「唯公最汪洋，巨壑收眾溜」曾經饒先生過目，也曾在本港一大畫刊排了字，準備發表，卻未刊出。原因是主編提出無理刪改意見，遭到本人理所當然的拒絕，而未發表，至使本文今天才能在香港面世。「賈平凹現象說明了什麼？」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在北京定稿，隨即應北大學生邀請作了演講，許多聽眾，包括法律系的研究生，都很贊同我的見解，認為是送給文藝界的一服清涼劑。然而，香港兩大型月刊的編者，雖想刊用，最終也未能發表。這說明香港雖十分缺乏、十分需要文藝性的評論，可是有份量的評論文章，隨時都可能被扼殺。這也說明，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十分有限的。

《情·文學·詩意》的扉頁有本港著名書畫家、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的親筆題字，在此表示衷心的謝意，此珍貴題字本應為封面題字，因封面趕製而未果。深以為憾！饒教授原擬為拙作撰序，也因忙于赴南京大學演講而未成。惟望再版時，能有饒教授序文，則拙作有幸，讀者有幸矣！

殷德厚

一九九九年五月廿四日於銅鑼灣

# 目錄

## 一輯

爲情造文的佳作

——評季羨林教授散文

11

情韻濃郁、耐人尋味

——評陳之藩教授散文

24

寓科學於文學之中

——評張君默自然小品

32

散文的詩意

——評張君默自然小品

42

怎樣寫景與抒情

——評張君默自然小品

51

——皇仁書院的演講辭

——評張君默自然小品

.....

北國揮華翰 南疆耳目新  
——和趙樸初大師贈鏡報詩並步原韻

58

《龍蛇並雕齋瑣語》讀後

62

## 二輯

唯公最汪洋，巨壑收眾溜

訪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

66

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記季羨林教授

79

.....

.....

## 新格律詩人林庚教授

## 三輯

新文學史專家王瑤教授訪問記 ..... 101

皎如華表，老而彌堅

——訪林庚、季羨林兩教授 ..... 110

論國語教學與中文表達

——周策縱教授談香港中文教育 ..... 118

有意義的祝壽活動

——祝王力先生八十壽辰 ..... 127

漢字改革管見

——與周有光先生商榷 ..... 131

功業彪炳，虛懷若谷

——賀杰出學者饒宗頤教授七十大壽 ..... 136

張潔——才華橫溢的女作家 ..... 140

癌病·虛假·藝術性  
——與國內新進作家一席話 ..... 147

正確認識漢語，提高中文水準

普通話在香港書面語言中的重要性

「賈平凹現象」說明了什麼

比較文學的春天

蕭培根——由頑童到院士的光輝歷程

## 四輯

「詞盲」之說能成立嗎

277

248 243 188 165 156

也談中文語法——與黃維樑先生商榷.....

對中文語法探討的一點意見.....  
再談中文語法.....

297 292 286

語文教材與時代脫節.....

語言的規範化不容忽視.....

307 302



# 爲情造文的佳作

「季羨林選集」出版了，這是一件喜事。

談起這選集的出版，得講幾句回顧的話。記得是一九七八年暑假之前，當時我在南方一間大學任教，一天，在報上讀到季羨林先生的散文「回到歷史中去」，那優美動人的文字立刻吸引了我。這種摒棄政治詞語、沒有八股味的精彩散文是人們盼望已久卻又難以讀到的，給當時窒息已久的文壇吹進一股清新的空氣。散文中那飽含激情的生動文筆把我們帶到了中印兩國人民源遠流長的歷史中去，讀着，讀着，一股愉悅之情油然而生。我決意把它選作範文講授給學生們聽；學過這篇範文的同學，也都異口同聲稱贊，認為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長期以來，我愛讀季羨林先生的散文，我覺得他那飽含詩情畫意的散文沒有濃艷的裝扮，沒有刻意的雕鑿，卻有感人肺腑的激情和扣人心弦的文筆。我來港以後，便建議他在香港出一個選集。他欣然允諾，並將出版此選集的責任吩咐給我。今天這選集終於出版了，這無論是對我或對廣大讀者來說，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季羨林先生在眾多的散文作家中，可以說是別具一格的作家。他是著名的學者、教授、文學翻譯家，他不是專業作家；但卻有五十年從事散文寫作的豐富經驗，而且直到今天仍沒有停止他的散文創作。這樣的散文作家，是十分罕見的。

季羨林先生是山東人，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出生在清平縣（今臨清縣）官莊一個農民家庭。七歲時跟隨叔父遷居濟南，此後便生長在一個職員家庭裡。一九三〇年考進北京清華大學西語系，學習英國、法國、德國的語言和文學，並從事散文創作。收在這個集子裡的「年」、「母與子」、「紅」，則都是在大學畢業以前發表的作品。一九三五年，他考上清華大學交換留學生，赴德國深造，在哥廷根（Gottingen，即散文中的葛廷恩）大學專攻外國古代語文，主要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一九四一年通過論文考試後，便從事印度中世紀語言與佛經的研究。這期間雖然學習和研究工作都非常繁重，但他也沒有中斷散文寫作，「尋夢」、「海棠花」、「Wala」，則都是這個時期的創作。一九四六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憶章用」便是回國後不久發表的作品。

新中國成立至今，他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並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近年還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的職務。他是中國現代有數的梵文專家，他精通英文、德文等多種語言。主要譯著有：德國的「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印度迦梨陀娑的「優哩婆濕」和「沙恭達羅」、印度的「五卷書」等（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主要著作有：「羅摩衍那初探」、「印度簡史」、「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印度民族起義」。現在正從事印度著名大史詩「羅摩衍那」的翻譯。第一篇「童年篇」已經出版。他教學和研究工作如此繁忙，但近三十年來散文創作卻一直不斷，所寫散文多數都收在「天竺心影」和「朗潤集」裡。

他在「朗潤集自序」裡自謙地說：「至於我自己寫的散文，那只能算是一些習作，是一種堅持

了五十年的習作。」讀者大概會有興趣知道：為什麼他能堅持五十年之久，不間斷地寫作散文呢？這是由於他對散文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愛好。他在今年初給我的信中說：「我從中學時期起，就開始寫作散文，只因個人不能專心於此，有點客串的性質，雖然衷心熱愛這種文體，幾十年來寫了不過幾十篇」。「不過幾十篇」，說起來輕鬆容易，聽起來也不感到有什麼特別；但我覺得，半個世紀以來堅持寫作這「不過幾十篇」散文，卻決非易事！因為這是在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都異常繁重的情形下寫成的幾十篇，是客串性質的幾十篇，而且是高質量、高水準的幾十篇。

的確，季羨林先生的散文都是高質量、高水準的。之所以能達到高質量和高水準，是由於他寫作十分嚴肅認真。沒有巨大的變化、沒有新鮮的印象、沒有激動，換句話說，沒有靈感，他是從不提筆寫作散文的。因此，「在生活平靜的情況下，常常是一年半載寫不出一篇東西來。」所以他在「跋」裡這麼說：「沒有靈感，就沒有寫什麼東西的願望。在這樣的時候，我什麼東西也寫不出，什麼東西也不想寫。否則，如果勉強動筆，則寫出的東西必然是味同嚼蠟，滿篇八股。」他的散文沒有矯揉造作的裝扮，沒有常見的八股調，蓋來源於他這種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

這個選集所收的散文，選自季羨林先生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作品；選集中的文章基本上也反映了他整個散文創作的面貌。他的散文創作可以分作兩個大的階段：自三十年代初期開始，至四十年代末期，這近二十年時間為一個階段；五十年代以後至今，為另一個階段。這兩個階段雖有密切的聯繫，雖有許多共同的特色，但就整個創作而言，卻是各具風格的。

第一階段的散文創作，除了有共同的特色——濃郁的詩情、悠然的畫意之外，還有它本身的風格。這個階段的作品受西方散文作家影響較多，同時也受到五四以來一些著名作家的影響。這個時

期的散文常採用複沓的寫法，文筆異常細膩，內容比較隱晦含蓄，感情深沉，作品中時有抑鬱的情調。這個集子裡的頭七篇大體上都具有這種特色和風格。

### 「年」是這個時期頗有代表性的作品。

「年，像淡煙，又像遠山的晴嵐。我們握不着，也看不到。當它走來的時候，只在我們的心頭輕輕地一拂，我們就知道，年來了。但是究竟什麼是年呢？卻沒有人能說得清了。」

這是「年」的頭一段。作者一落墨便顯露了他的風格和特色。「淡煙」、「晴嵐」、「握不着」、「也看不到」、「只在……心頭輕輕一拂」「就知道」。這不是既有詩情又有畫意嗎？這不是相當細膩的筆墨嗎？「但是究竟什麼是年呢？卻沒有人能說得清了。」這又很渺茫，陷入了不可知。再看下面一段：

「就先說我們回頭看到的吧。——我們究竟看到些什麼嗎？灰濛濛的一片，彷彿白雲，又彷彿輕霧，朦朧成一團。裡面浮動着種種的面影，各樣的彩色。這似乎真有花樣了。但仔細看來，卻又不然，仍然是平板單調。就譬如從最近的界石看回去吧。先看到白皚皚的雪凝結在杈桠着刺着灰的天空的樹枝上。再往前，又看到澄碧的長天下流泛着的蕭瑟冷寂的黃霧。再往前，蒼鬱欲滴的濃碧鋪在雨後的林裡，鋪在山頭。烈陽閃着金光。再往前，到處閃動着火焰般的花的紅影。中間點綴着亮的白天，暗的黑夜。在白天裡，我們拼命填滿了肚皮。在黑夜裡，我們挺在床上裂開大嘴打呼。就這樣，白天接着黑夜，黑夜接着白天；一明一暗的滾下去，像玉盤上的珍珠……」

如果將「年」這篇散文比作一曲交響樂。則開始一段是序曲。這一段便是全曲的「發展部」。散文的特色和風格在這一段裡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詩情畫意更濃，文筆的細膩更加突出，——「白

雲」、「輕霧」、「面影」、「彩色」、「白皚皚的雪」、「蕭瑟冷寂的黃霧」、「蒼鬱欲滴的濃碧」、「火焰般的花的紅影」、「亮的白天」、「暗的黑夜」、「玉盤上的珍珠」，在在都是。感情是深沉的，但仍含有虛無縹渺和抑鬱的情調。在這段裡同時還可以看到五四時期有些作家常用的詞語和句式。接下去是「第二發展部」、「再現部」、「結束部」等。文章很嚴謹，從開篇的點題，直到結尾的應題，都有邏輯可循；全篇完整而有變化，嚴謹而又生動，可見他在創作散文的初期就顯露出很強的駕馭文字的功力。

「母與子」以兩母子的悲慘境遇為線索再生發開去，形成一篇頗為感人的作品。「我」與母親分別八年，今母親逝世趕着回鄉辦喪事，那種難言的悲哀已叫人柔腸寸斷，卻遇上一位掛念在外當兵的兒子的老婦人。臨到文章結束時，老婦人請「我」念信，以為是他兒子寫的。誰知是通知她兒子已經陣亡，請她找人去運回棺材。這封信當然不能唸，只好說「她兒子現在很好」，因為老人受不了這致命的打擊。「我」就懷着這種愁上加愁的感情離開了故鄉。文章便在「當悲哀正在啃着我的心的時候，我怎忍再看你那老淚浸透你的面孔呢？請你不要怨我騙你吧，我為你祝福」中結束。這篇格調與「年」大致相似，雖然沒有「年」那樣隱晦虛玄，但仍有抑鬱的音調。這篇散文可能受到魯迅文章的影響，文中有些魯迅的筆法。讀着「母與子」使人不禁想起「祝福」中的祥林嫂，老婦人惦記兒子的一些話語，與祥林嫂失神地講起兒子阿毛的話語頗有類似之處。

第一階段的作品，如果從深刻感人方面來講，Wala 是相當突出的一篇。作品中的波蘭女孩子 Wala 與「我」在去德國的火車上邂逅相遇，卻給人留下了鮮明生動的印象，以致當中國同學說起附近來了一個被德寇從波蘭拉來做苦工的女孩子時，引起了「我」對 Wala 的深深懷念。十分有意義

的是：作者將這個可憐的女孩子的命運跟 *Wala* 的命運，以及自己的命運聯繫了起來，使這追憶性質的短篇散文具有了控訴德日法西斯的千鈞之力。文章於收尾處寫道：「但我自己的命運又有什麼兩樣呢？不正有另一群獸類在千山萬水外自己的故鄉裡散佈殘暴與血光嗎？故鄉的人們也同樣作着牛馬的工作，受着牛馬的待遇，自己也同樣不能見到自己的家屬，自己的故鄉。」這篇散文沒有隱晦虛縹，抑鬱的情調基本上也沒有了，感情濃烈，文字清新，在早期創作中，應當說是別具一格的。

第二階段的作品有二十篇，在風格上與前一階段的則有明顯不同。前一階段的作品雖然也有詩情畫意，也有感人肺腑之言和扣人心弦之筆，但總像霧裡看花，隱隱約約，隔着一層。隔的一層究竟是什麼呢？就是那種隱晦虛縹，就是那種抑鬱之情。而這隱晦虛縹和抑鬱之情是帶有時代特徵的。後一階段的作品，因為時代改變了，作者生活的環境變遷了，所以作者在作品中寄予的思想感情，也起了變化。因此，那種隱晦虛縹、抑鬱之情就蕩然無存了。這種改變也必然會促進散文形式的某些更新。過去慣用的複沓寫法不用了，細膩的文筆雖然還保持着，但已變換成明朗的格調。我們只要讀了前七篇，再一讀「塔什干的一個男孩子」，就會有宛如白天在電影院欣賞了兩小時精彩的電影，出了影院面對繁花似錦的公園的那種感覺。

如果說季羨林先生前一階段的作品調子有些低沉、有些悲音，那麼後一階段的作品便是格調昂揚，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這種昂揚歡快的情調充溢後期的作品之中，成為後一個階段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即以「塔什干的一個男孩子」來說，情形便是如此。文章寫作者去塔什干開國際會議，遇上了一個熱情可愛的塔什干男孩子。他們之間建立了感人的友誼。在臨了一次難得的相見之後作